

奶奶与国通语

■ 热孜完古力·玉苏甫

我出生在阿拉格乡，从小学五年级才开始学习国通语。以前普通话说得不太好，从来都不敢在大众场合开口说，生怕别人取笑。但是，有一件事改变了我。

那是2023年暑假，离家四年的叔叔从河南回来了，带来非常漂亮的阿姨，我的婶婶。婶婶被奶奶拥在怀里，奶奶拉着婶婶的手，左看右看，满脸微笑。可是两人没有办法交流，奶奶说话，婶婶听不懂，婶婶说什么，奶奶也不知道。这时我当仁不让地给她们当起了翻译。

叔叔婶婶回去以后，奶奶闷闷不乐。“我们小的时候，没有条件学习。你们多好啊，和你婶婶会说一样的话，真羡慕你呀！”我脱口而出：“奶奶，我教您啊！”暑假，我天天教奶奶简单的日常用语。现在与叔叔视频时，奶奶大概能够听懂婶婶的话了，还会说“你好”“再见”了。婶婶夸她“您是活到老学到老呀，现在说国通语比我们流利”，把奶奶哄得像动画片里开心的小太阳。

叔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我懂得，学好普通话，走遍全天下。

走过那座桥

■ 陈芳盈

开学典礼结束以后，我的新手保护期也面临终结——父亲要回家了。

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决定送他。那段来时的路陡然间漫长了起来。隐约之间，我看到桥体轰然倒塌。父亲仰倒在河面上，化为我面前的这座桥，横贯我脚下的土地与未来。

小时候，我安稳地坐在桥头看风景；如今行至桥中，始觉惊惧，我竟依旧没有勇气去探索对岸的未知，宁愿愿久滞留在这座桥上。

这一次，我要独自走过这座桥。桥上所见的风景并不是我想象中蒙着一层雾气的阴沉，拱起的桥面下躲着另一番天地。碧波荡漾的两岸有垂杨随风掠过水面，偶有游鱼跃出嬉闹。一座檐角高翘的小亭子在枫香的掩映中藏住了一隅安逸，矗立在它们身后的云杉悄悄探出头来，更远处的榉树躲在另一座小桥的身后。不知名的树上盛开了大片大片的粉红花，生机在灿若云霞中绽放。银杏叶落在我鞋尖时，鸟雀忽鸣。仰起头，见鸟群带过一阵风，在浅蓝的幕布上飞掠。走过这座桥，自由在转角。

洁白的柚子花

■ 李新章

四岁男童，刚会骑自行车，尤其上瘾。下午三点多，公园人迹寥落。五月的春风吹拂人脸，瓜瓜的自行车在鲜红的塑胶跑道上迅跑，如鱼得水。少顷，一个小女孩疾风般地追了上来，影子似的追随着瓜瓜。我与女孩的母亲站在柚子树下，微笑着看他俩玩耍。女孩的母亲唤她“燕子”。燕子在前头骑行，瓜瓜拿着燕子送的柚子花，像举了个灯似的，在后面跑着，追着。

次日下午三点不到，瓜瓜便催着我，来到昨天与燕子说“明天见”的那个公园。他形单影只地在跑道上骑行。骑到那棵柚子树下，瓜瓜停下自行车，坐在满是落花的草地上，清澈的眼睛，望向公园进口的地方。我抚着他的头说：“瓜瓜，等那么久了，燕子肯定来不了了，她肯定被更重要的事情缠住了。现在，她肯定很着急，肯定在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，说了很多很多你听不到的对不起。”沉默片刻，瓜瓜从地上拾起一朵被风吹落的柚子花：“大大，快看，我也找到一朵白花。”我认真看着瓜瓜手里的那朵花：四片花瓣，紧抱着中间浅黄的花蕊，像一朵缩小十倍的白玉兰。它是那么洁白无瑕，就像瓜瓜眼睛里的世界一样。

观想白发

■ 阿伟为

我不诋毁白发，当它们在老年人的额前流泉；也不赞美它们，当它们在年轻人的鬓边凝霜。我只想感叹，在光阴的河流里捞起封了白发的瓶中信，却无法辨别它来自上游、下游还是哪个地方。

某一天，我停了下来。匆匆的影子摊平，让我看清了被忽略已久的自己，和那些瞪视着我的白发……一些年后，我们身边会有更多的白发。那时的人们会更重视这些白吗？看到世间流云，他们会否像我一样生出许许多多的想象？

比如，身心灵之路通向黑发，柴米油之路通往白发，人们就像独自玩跷跷板那样从此方跑到彼方。比如，有的人的白发是陡而秀的山，侠士于山顶负手而立，对抗着八面来风；而有的人的白发是安而暖的瓷，母亲回忆着生平往事，等待着倦鸟归巢。比如我的白发，混杂在黑发之中，是野草般的旷野。身在其中，找不到路，我曾想就这样将自己遗忘。

我不诋毁白发，破碎是生活的一面；不赞美它们，明澈是生命的一面；如今，也不再无视它们，白发是我的一面。且携着它们继续走吧，道阻且长，岁月不败的是不败岁月的人。

姑姥姥生病了，小姨正巧在外出差，只好托我母亲去医院照料。母亲换好鞋子，临出门还不忘回头嘱咐我：“晚餐你看要看吃啥，冰箱有牛奶，茶几上有面包，不爱吃你就点外卖啊，或者……”她还要说下去，我却急急把她推出了门。我感到好笑，这么大个人了，难道还不会照顾好自己吗？笑意还没上到眼角，母亲的电话又来了，我听见她的声音从楼道和手机上一同传来。她永远也放心不下双目失明的女儿。

母亲忘了，我是下过厨的。其实连我都快忘了，毕竟过去多年，况且那时候我的视力还很好。在黑暗里摸索惯了，世界不再像一个无所探寻的迷宫，而成了一处略带新奇的游戏天地。失去了眼睛，别的感官就成了我的眼睛。当我花费半小时把一个结结实实的胡萝卜解剖成丝丝缕缕的线条时，我松了口气，这是个不错的开端。开火，倒油，耳边听得油花滋滋啦啦，手拂锅边已觉炙烫逼人，下入食材，沿着锅边缓慢翻滚，想象其将大功告成……

“哐当”一响，破碎的不止于一顿晚餐。不知在房间里混沌了多久，隐约听得开门声，声音渐近，母亲已打开我的房门。“咦，怎么地上有碎片？”母亲问。

我不知如何回答，拟好的草稿早乱了。“叮叮当当……”厨房里又起了声响，我知道，那是我的母亲在做一份迟到的晚餐。

晚餐

■ 李莹

虹口小毛

■ 毛其莹

小时候随父母来上海生活，落脚扎根在虹口。在上海读书、生活并不轻松。英语老师五十多岁，她用很浓的上海口音夹杂着普通话和英语授课，我听得一脑袋糨糊。母亲问我感受，我还处在多种语言互不交融的翻译系统里挂机中。母亲拍拍我，没关系，努力就好。慢慢地，“糨糊小毛”跟上了学习进度。

如今工作多年，业余时间，我努力伸长触角与五感去融入上海、体验上海，尤其身处虹口这片写满老故事的土地上。我从出门两眼一抹黑，到学着认清里、弄、街、坊，开始在多伦路、四川北路等路上轧闹猛，在鲁迅纪念馆、社区图书馆和各大博物馆等贪婪地吸取着养分……渐渐地，我发现，在上海，我仿佛可以拥有一百种生活方式与一千种活法，开始相信未来拥有无限可能。我无限靠近着上海，而上海也在无限靠近着我。

在上海，总能被它的城市精神所打动。一代代人或许来自世界各地，但都选择在这里创造着自己的明天，也共同接力参与着上海的建设。“虹口小毛”也相信，做自己的码头，步履不停，生活终会迎来繁花满眼。

《繁花》里一段剧情令我印象深刻：“外滩27号”汪小姐成了“虹口小汪”。看时很受触动，总觉得我的故事也有一丝影子。

不时钻入鞋底，爱抚脚掌；雪肉嘟嘟地落下，站在睫毛上，和我们一起，等待远方的爱人……

肉色中，有一种至诚之爱。“芙蓉脂肉绿云鬟，画楼台青黛山”，唐人元稹为刘晨、阮肇的神仙妻子作诗，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好女子的喜爱、赞美之情。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，阮籍不识其父兄，径往哭之，尽哀而归，全半点私心。“红颜白面花映肉”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“夫何美女之烂妖，红颜哗而流光”，对美丽的人、美好的事物，谁能不动心呢？“镰刀弯弯割豇豆，你是哥哥连心肉”，民歌中的亲昵之情也往往到“心头肉”为止，有了该有的亲近与浓烈，也不失一份委婉与含蓄……

秋天已在招手，又到了吃火锅的好时节。红红火火中，依然可见牛羊肥美，肉色动人。

食肉知味

■ 高怡喆

作为内蒙古西部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，鄂尔多斯有着极为上乘的肉品。

人与肉之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关系，每一次咀嚼都是牙骨的按图索骥，肉养活我们，正如脚下暖城这块土地。每当踏上这块土地，都会生出一种莫名的亲近，暖城的沙粒绵密而干爽，

新呈现

洁白的柚子花

■ 李新章

四岁男童，刚会骑自行车，尤其上瘾。下午三点多，公园人迹寥落。五月的春风吹拂人脸，瓜瓜的自行车在鲜红的塑胶跑道上迅跑，如鱼得水。少顷，一个小女孩疾风般地追了上来，影子似的追随着瓜瓜。我与女孩的母亲站在柚子树下，微笑着看他俩玩耍。女孩的母亲唤她“燕子”。燕子在前头骑行，瓜瓜拿着燕子送的柚子花，像举了个灯似的，在后面跑着，追着。

次日下午三点不到，瓜瓜便催着我，来到昨天与燕子说“明天见”的那个公园。他形单影只地在跑道上骑行。骑到那棵柚子树下，瓜瓜停下自行车，坐在满是落花的草地上，清澈的眼睛，望向公园进口的地方。我抚着他的头说：“瓜瓜，等那么久了，燕子肯定来不了了，她肯定被更重要的事情缠住了。现在，她肯定很着急，肯定在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，说了很多很多你听不到的对不起。”沉默片刻，瓜瓜从地上拾起一朵被风吹落的柚子花：“大大，快看，我也找到一朵白花。”我认真看着瓜瓜手里的那朵花：四片花瓣，紧抱着中间浅黄的花蕊，像一朵缩小十倍的白玉兰。它是那么洁白无瑕，就像瓜瓜眼睛里的世界一样。

观想白发

■ 阿伟为

我不诋毁白发，当它们在老年人的额前流泉；也不赞美它们，当它们在年轻人的鬓边凝霜。我只想感叹，在光阴的河流里捞起封了白发的瓶中信，却无法辨别它来自上游、下游还是哪个地方。

某一天，我停了下来。匆匆的影子摊平，让我看清了被忽略已久的自己，和那些瞪视着我的白发……一些年后，我们身边会有更多的白发。那时的人们会更重视这些白吗？看到世间流云，他们会否像我一样生出许许多多的想象？

比如，身心灵之路通向黑发，柴米油之路通往白发，人们就像独自玩跷跷板那样从此方跑到彼方。比如，有的人的白发是陡而秀的山，侠士于山顶负手而立，对抗着八面来风；而有的人的白发是安而暖的瓷，母亲回忆着生平往事，等待着倦鸟归巢。比如我的白发，混杂在黑发之中，是野草般的旷野。身在其中，找不到路，我曾想就这样将自己遗忘。

我不诋毁白发，破碎是生活的一面；不赞美它们，明澈是生命的一面；如今，也不再无视它们，白发是我的一面。且携着它们继续走吧，道阻且长，岁月不败的是不败岁月的人。

黑皮你好：

告诉你一个也好也不好的消息。就在收到你的来信第二天，你的老同学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：心肌梗死被抢救过来了。清醒后的第一个想法，就是等身体好了马上给你写回信。

你在信中说，上个月你们二十几个老同学聚会，大家都在关心我现在怎么样？为什么不回来？由衷地感谢各位老同学的关心。现在除了身体，其他都挺好的。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梦想都实现了，有很多还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也实现了。

现在每天要接送孙子，天天围绕着孙子转，就连回忆故乡的时间都少了许多。老同学，第一故乡，是回不去喽。上一次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翻山越岭来到了当年工作的地方。青春驻留过的地方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，汗水浇灌过的土地已经开满了各式各样的山花。

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在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当年走出繁花似锦的上海来到偏远的大山沟里，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，我们可曾后悔过？要说没后悔那是假的。但后悔是一时的，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是无悔的青春年华，是我们与共和国一起奋斗的乐趣。无怨无悔是永恒的。

保重，万安。
此致
二哥文忠

故乡还好吗

■ 江海涛

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在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当年走出繁花似锦的上海来到偏远的大山沟里，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，我们可曾后悔过？要说没后悔那是假的。但后悔是一时的，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是无悔的青春年华，是我们与共和国一起奋斗的乐趣。无怨无悔是永恒的。

保重，万安。
此致
二哥文忠

豌豆近“仙”

■ 寒石

仲春时节，豌豆正当鲜。豆类当中，数豌豆最仙。几宵春雨，满地生意。豌豆畦就像一夜间长出了一片丛林。

到了立夏，清澈饱满的豌豆就上市了。豌豆荚纤若月牙儿，青葱澄澈，举在阳光下可看出里面一粒粒鼓突的青豆粒儿。青嫩豌豆荚只适合一种吃法，那就是加盐水煮：水开了，再煮两三分钟即可。其时豌豆荚儿青绿鲜亮，皮与豆一同软熟，手持荚蒂，唇齿含豆荚缓缓一拉，豆粒与外层鲜嫩的皮层尽留口唇里，手里余一具完整的茎络。没有人不喜欢这一口清鲜。豆吃了，留下一碗青莹莹的汁，里面饱含青豌豆煮熟过程中释出的营养和滋味，同样不可浪费，习惯一口喝了，或者放凉了当茶喝。

有豌豆霸桌，别的菜都可以忽略。从田里采回一篮鲜豌豆，用高压锅煮熟，然后盛上一碗黄酒，一口酒一枚豆，就这样吃着喝着，享用半日。锅空了，桌前隆起山样一堆豆壳。